电影生活

1

每册二角

光華眼鏡公司

配眼鏡的標準店！
抱薄利的創始者！

著名太陽眼鏡風行全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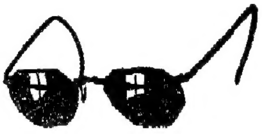
烈日可畏不可不備

以品質論 第一高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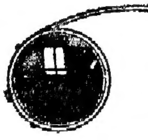
總號 南京路雲南路西首大慶里口

以售價論 第一便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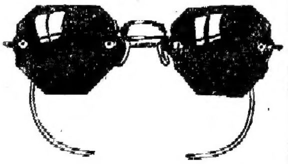
南號 民國路老北門對面典當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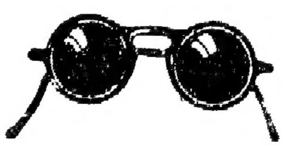
美國白金無邊太陽眼鏡
每副七元二角



光華創造夾白金鏡外鏡
每副八角五分起



夾白金無邊太陽眼鏡
每副二元四角



德國玳瑁架太陽眼鏡
每副八角五分起

本公司以無限責任為各地讀者圖書館學校機關軍部代定國內外任何畫報雜誌絕對負責如遇中途停刊可憑本公司所出定單取還定洋倘聲明為活期定戶則不拘任何理由隨時可以改定有意想不到之便利

委託上海雜誌公司代定雜誌可以得到安全保障

上海雜誌股份無限公司

四馬路望平街西首

電話 九五一四一

蘇杭七日記

黎灼灼

黎灼灼在西子湖畔

前記

記這一星期的日記，是何先生和夏先生叫我做，我向來不記日記，但是這次給他們記了，因爲我的中文修養不夠，錯的地方百出，讀者們看了一定要感到頭痛的吧！不過讀者們既然曉得我不會寫文章，就會原諒我了。我相信。

（灼灼）

四月三十日 星期二 晴

早上起來，日頭已經晒進窗帷，晒得房間內熱暖暖了，我化裝了一回，就打電話給老張（想是張翼吧！編者註），告訴他：我們今天要到蘇州拍「天倫」的外景去了！他回答說：他也剛剛接到公司裏的電話，把電話掛斷，下面阿媽就喊我吃飯。

下午沒有事做，很無聊，在會客室裏打幾次考爾夫球、和抽幾支煙。聽壁上的鐘敲四下，便把一切雜物整理好了！，專等老張來。不到十分鐘功夫，老張來了，我們就喊了輛汽車，到北火車站，乘四點三十五分的一班車子到蘇州去。

到蘇州下車已是六時。我們到他們早已開好的蘇州飯店住下，吃了飯回來已是九時餘。

我就一個人在一間房間裏記今天的日記。

黎灼灼在家門口

五月一日 星期三 晴

天剛剛亮，我就醒了，跑到他們住的地方去，不曉得許多青年學生把這間房間擁擠了，一個個都要求着簽名的照片，我沒法也只得替他們簽了幾張。

七時，我們坐汽油船到木瀆去拍外景。經過四小時之久，便到木瀆，先由我拍之幾個鏡頭。再由他們也拍了幾個鏡頭。便坐汽油船到西門外停下。晚上也沒有事情做，很早睡覺。

五月二日 星期四 晴

今天八點鐘，我們全體出發到寶帶橋拍外景，是坐馬車去的。一路上望望蘇州的景緻，眞是美麗萬分。寶帶橋更加是初夏的景像了。下午每一個人都喊熱，汗在額上流，像一串珍珠似的，好看極啦。拍好外景歸來，太陽已落山，娼門的各家店舖子也把燈點着了。我未在

吃晚飯前，便把今天的日記記好了。

五月三日　星期五　晴

他們一大羣的人都出去了。我同老張，尚冠武二人去虎邱遊玩。下午，又到廣濟橋拍了數個騎馬的鏡頭，我沒有拍。這一次我眞贊美劇務部的組織眞好，導演時因路程很遠，不能聽見，故用「打旗語」，拍好之二個鏡頭，光線不夠了。——打算去杭州時補拍。

晚上六時，蘇州中學請費穆先生去演講，因爲不好意思推却，我們也同去，本來蘇州中學裏的乒乓隊要與聯華隊比賽，但是爲了時間的不及，最後沒有比賽。九時四十五分的夜車把我們送到了上海，到上海已將十一時了，我就趕緊把日記記好。

五月四日　星期六　晴

今天氣候比往日減低許多，但到了中午時候却又熱了起來。我把前幾日所記好的日記一看，自己笑了，心裏想：這樣幼稚的東西怎麼可以發表出去呢？」下午三時一刻，我們由金擎宇先生的領導，到杭州出席中國電影協會。羅總理也去，不過他是坐自己的汽車去的，因爲他是第一次到抗州去啊！陳燕燕，林楚楚，黎鏗，金先生和我五個人是乘滬杭甬車去的。

到了杭州我一個人住在新新旅館六十八號，覺得甚是寂寞，就約了他們去歡光了一次杭州的夜市面。

五月五日　星期日　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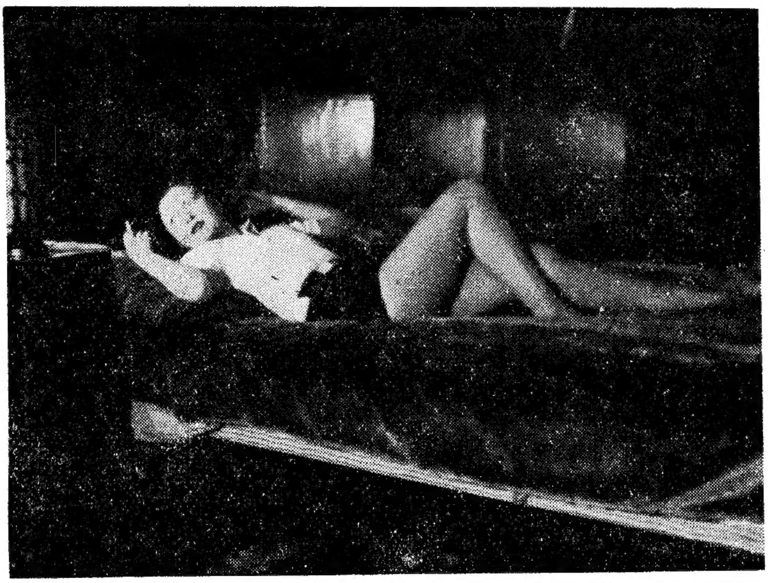
上午九時，我們就一同到浙江省立圖書館出席第四次中國電影協會去了。到了省立圖書館，碰到熟人很多，一直討論到下午二時。

晚上七時市政府宴客，九時就在大禮堂舉行遊藝會。節目有胡萍的白話劇，黎鏗的歌唱，鄭小秋顧梅君「梅弄鎭」，湯傑的「王先生」，徐琴芳和范雪朋的「四郎探母」，因爲我對於這種遊藝不懂和引不起趣味，就很早地歸了。

五月六日　星期一　晴

八點一刻鐘趁特別快，十二點半到上海了。

今天實在我疲倦透啦！下午不高與到公司裏去，睡在床上。一覺醒來，已是夜晚時候了。老張打電話來，他說：今天國泰的茂文李勞埃的「癡蝶情鴛」很好，我們去看看吧！」一囘他來了，我就到國泰觀「癡蝶情鴛」去」。



黎灼灼的維妙運動

五月七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是我記日記的最後一天了，明天我就可把這一星期的日記交與他們了。這也可算是我的責任放下啦。但是當我再想想「這樣幼稚的東西」時，不覺又担起心事來了。

上午我到公司轉了轉，他們都在很忙的工作着。

下午我和老張到大上海看「痴情舞伴」，這是部新發明的立體五彩歌舞片，同時還加映了惠勒，何塞的滑稽劇「性命交關」。看完，囘到家裏，我草草地寫完了今天的日記。

五月七日夜十一時　灼灼

□ □ □ □

陳波兒

波兒小姐已經做過許多年她母親獨個人的女兒了，她父親是很早很早離開她們到另外一個世界去的——死。她有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她是母親最長的孩子。她的母親是個慈祥和藹的老人，她具有堅絕的意旨和勇敢的精神，一天到晚總是含着笑臉辛勤地忙碌着她悲痛丈夫，但她並不因丈夫的死去而頹廢。她不畏艱辛，不怕苦難，她能幹，在她的心中，彷彿只要「做」便什麼事都能解決，她向前，她對世界是看得非常美麗，她愛貓，也愛狗，更愛一切，她載着愛的眼鏡看待一切，她好似高爾基的外祖母，她只比高爾基的外祖母堅強些。波兒小姐和她的弟弟妹妹，就是在她老人家這樣溫馨的柔情和堅決勇敢的精神裏長成的。

波兒小姐的家庭是在美麗的南國的一角，就是歐洲人侵略中國的第一個行營香港，雖然香港同上海一樣，也是帝國主義資本家來搾取弱小民族勞苦羣衆血液的一個煩囂的市場，但在煩囂中，香港是比較幽雅和清快，綠油油的沿海的廣野裏滿植着繁茂的椰子樹，掀着波浪遼闊的海空掠飛着海鷗，小鳥嚶嚶地在樹林裏歌唱，划子咿嗚地在水中蕩漾，風微微地吹來，輕鬆地沁入人的心脾，手攜着弟妹，蹀躞在綠茵繽紛的海濱，弟弟有活潑的眼珠子，妹妹有天眞的臉龐，想想，這是多麼的愉快呢。波兒小姐每每回味起以前，總要神往許久。

上海到了嗎？

是受着母親的影響吧，波兒小姐自己也曉得她的性情有點古怪，所以有許多地方得罪了人，有位朋友把她的心比做彈簧銷，這眞使她完全承認，有時她是很容易感受和同情，那彷彿彈簧銷在開着的時候，只須輕輕地一舉手，便能入殼，可是，在一件事，被她認爲她的行動是正確的以後，她的心就變成了鐵石，任你把三寸不爛之舌說破，她也是一意孤行的。就是當彈簧銷上銷的時候。不是對當的鑰匙，誰也不想着它開，所以當她由話劇轉入電影界的時候，勉勵她的朋友固然很多，但是不以她這舉動爲然的也不乏人，然而這行動已經經過了她心的允許，她是泰然置之的。

愛好戲劇是她的天性，雖然她對于戲劇並不能說是已經登峯造極，但是很小的時候她就愛看戲劇，當她做學生的時候，她是往往爲觀看戲劇而缺課的，她是願意爲戲劇犧牲別事的。她說，在小學時候，她曾經爲戲劇挨過罵呢。所以很早，她就加入了話劇。

現在，她是由舞台而加入銀幕了，也許有人——一定有——以爲她的目的是在錢吧，自然，生長在這個資本社會裏，誰不愛錢呢？錢是資本社會裏生活的要素，她要生活下去，自然也要錢。但她誠懇地切實表白，錢對她並不怎樣

逼切須要，她的家庭是個小資產階級的家庭，父親遺留來的產業，還足够供給她弟弟妹妹的學費和家庭的雜用。在現在，沒有人等她錢用，所以她毋需怎樣珍視錢。至于將來，那她不是個『未雨綢繆者』，她也不配做『少年老成』人，恕她說，她愚笨，她不會估計到這地步，她也不願估計到這地步。那末她為什麼從話劇跳入電影呢？她的動機和目標是：在現時代裏，資本主義已經進展到了第三時期的絕路，全個世界都沉浸在混亂的黑暗裏，人們都在黑暗裏摸索着，追求着，戲劇藝術是負有招行人類向光明途上走的使命的，戲劇應該力求其廣泛和普遍，話劇因為成本太貴，不易排演，事實上難於普遍，電影，在現在，雖也不能深妙深地跨入羣衆裏面，但和話劇相比，是較普遍廣泛多多。她願為大衆服務，纔從話劇轉入電影，這便是她入電影的理由。以後她將從事電影下去，但是她聲明，她並不是拼棄話劇，她對話劇，仍感興趣，有機會時，她仍舊要幹下去。

阿是陳波兒在戰場上？

她已經拍過三張片子，第一張是明星公司姚蘇鳳君導演的『青春線』，第二張是電通公司應雲衛先生導演的『桃李刼』，第三張就是香港全球公司關右章先生導演的「回首當年」，她到香港去的目的並不在拍影片，後來為了友情難却，纔拍這張『回首當年』這張片子不大合她個性，現在在香港公映，她自己還沒看見過，她自己料想成績一定不會佳。現在她和電通公司訂了兩年合同，暫時住在司徒慧敏先生家裏，將後預備搬到電通公去和陸露明小姐住在一塊兒。

另外有一個消息傳來，據說她要任電通公司的女導演了。這我們更是要為她歡喜的。

波兒望着六月到了。

介紹的話完了，恕我擱筆吧！

徐　　來

小鳳說：「我和媽媽比，那個長？」

來在公園中細看對面的一幕！

落花時節

母女倆是那末親蜜。

徐來在公園中的演出。

從扇子裏播出六月之風

顧影自憐

「玉手灣灣十指尖尖」

拿筷，拑菜，划飯，進喉，落肚。

紹芬說：「燕燕你也會奏梵啞鈴嗎？」

燕蕩鞦韆

靜坐

燕燕說："這只瓶將掉倒了待我來擺住吧！"

你們看：燕燕阿像鄉下人？

黎明暉

想：為什麼阿陸還不來呢？

啊：來了？

明暉遊兆豐

春天裏的生活

一個和暖的春天的早晨，我們幾個人決定了作一次春遊。地點——蘇州．日期——一天．

九點鐘模樣，大家會齊了，在北火車站，趁了九點五十分鐘往蘇州去的特別快。

當汽笛鳴了的時候，車輪子立刻慢慢地動蕩起來。一歇兒輪子的速度竟超過了原動的一倍。於是在這一剎那的辰光，把我們送出了繁華都市的輪廓。

火車不停地進展着。碧綠的田野過去了，茅草屋過去了，天空的雲也過去了。只留着我們頭頂上面的永過不完的白洋洋的天。

我正在閉着眼睛想的時候，實然一隻嘴吧對準我的耳朵叫：『蘇州到了，阿莉』我張開眼睛看，果然我們平時來拍外景的蘇州的原形現在我們面前了。——這裏仍是一條闊的沙子路。

喊一輛馬車把我們載到閶門外，大東旅社內。我們就把雜物安置好了。

莉莉說：王先生像我嗎？

出發時，已是下午十二時光景了。我們每人都騎着馬，先在觀前街繞上一個圈子，再在玄妙觀望了一回，我們就向着獅子林進取了。

一會兒，獅子林到了，這裏都是些巖石和古老的樹林，要是供我們來白相眞不配胃口，五分鐘不到，我們又把馬頭轉回向着虎邱那兒去了。

馬在一條塔前的寬闊路上跑，春天的風就涼快地鑽進我們的身體部份來。立刻我們感到這種樂處只有蘇州纔能享受的。

虎邱山較獅子林好得多了——我的意思是這樣——可是我們也不敢多留，買了幾柄麥桿扇就匆匆地趕天平山的路程了。

天平山多的是女子抬轎，一個個都是黑紅的臉兒，健康的脚裸。我們坐了這很好玩意兒的轎子時，眞替自家覺得慚愧起來。

天平山歸來，已是將近四點鐘了，黃昏的紫色罩滿了蘇州城市，更加替上了蘇州的美麗的外衣，我們爲着要急於趕回上海起見，很可惜地錯過了蘇州的夜市。

『蘇州別了！』

『再會吧，蘇州！』

當我坐上回上海去的特別快的時候，輕輕地這樣自唸着。一陣別離的感傷不免襲上心來。

從北站趁車趕回家中，正是母親，弟弟，舅父他們團團圍在一桌吃晚飯，他們見了我來，放了筷，齊聲說：

『玩得很舒服吧！』

我笑着答：

『是的，可是辰光的不及，我們還沒有嘗到蘇州的夜市哩！』

說着，我也加入了他們一同吃飯。飯後，因爲感到吃力，就老早地去睡！，這是我加入電影界以來的第一次早睡哩！

我的春遊算這麼地草草的玩過了。

從那日後，我的生活就有了規定。我把南洋高商的課程結束——每星期三六我就把還未純熟的舞蹈的步子練習一下。二五練習唱歌，星期四打算看一回影戲，星期一担任了人家的教師(實在不敢)星期日我就有空，約朋友到郊外去散步，或上公園去玩。不過我這種規定的生活，有時環境不允許你規定的，譬如遇到了日間拍戲，這就要使我的生活變更了。好在我們公司裏拍戲的時間大半都在晚上。——拍外景去是例外。

莉莉的一個草地上姿勢

當我這種規定生活實行後的二三星期，我們附近地方發生了一件事是足以使我驚嚇的。那正是：

『我們剛在說阮玲玉的時候，剛巧那天晚上不幸的消息傳來，說是阮玲玉死了，我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全身幾乎戰抖起來，一個和我很好友誼的玲玉姊她離我而去了，不，她離一羣觀衆而去了。今後得再看不見她那整天微笑着的臉孔了。正在我傷心着的時候，忽然外面有警笛聲吹起，很響亮底。我聽了以爲這一定是盜了，巡捕在那裏吹笛捉他。不由得好奇心一動，竟到門外去看個倒底。但找一到門口，濃黑的煙霧從我們隔壁幾幢房子的屋頂上散出。我見此情形，心中更是亂了。鄰居起了火，慢慢地延到我們這裏，叫我們怎麼辦呢？

這時，娘姨從外面跑進來說：

『小姐！離我們這裏不遠的，兩幢高房子。前面着火了。』

我聽了她的報告，心中纔放心下來。但放心雖放心，一方面我還這樣想：

『人家又是一種損失了。』

第二天，我上公司去，經過那裏，見往日一幢珍貴堂皇的房屋，現在是變爲一塊塊的被火燒過的磚瓦了。我眞要咀咒火之可惡了。牠把人家細心製造好的東西，以極短促的時間一歇兒的燒光了，牠把人家的錢刼奪去了，甚至于牠把我上了一次大當，把我赫了一跳。但是，我再想想：火是我們人類生活中不可少却的物件呵！

★ ★ ★

甜姐兒和花一樣的甜嗎

胡蝶

在阮玲玉女士死後的中國銀壇，胡蝶小姐是坐着她的寶位而踏上影壇第一把交椅了。這是該爲胡小姐個人慶喜的！

她是廣東鶴山縣波山村人，可是她却生長在上海虹口提籃橋輔慶里第一弄第三家。那年正當是清光緒三十四年——陽歷二月二十一日便是她的生辰。

女　兒　經

童年是在旅行式的流浪生活中過去的，在五歲到十歲的年齡中。因爲她的父親被聘任了京奉鉄路總稽查的緣故，所以一家也搬到了天津。在天津住了一年，父親又把天津的住居搬到了奉天的溝幇子。這一年也就是胡小姐開始求學的第一年。由她父親特地請了個先生在家教讀的。一到八歲那年的下半年，胡小姐隨着父親又回到了天津，於是在天津開始了她的初期學校生活，很可喜的，在天主教辦的一隻「聖功女學」裏，發現了一個名叫「胡瑞華」的女學生。這就是二十年後享着盛名的胡蝶小姐呵！

十一歲的那年，又由天津遷居北平的西交民巷半壁街了。同時又進了附近的公立第一女子師範小學肄業。十二歲時她的父親已經辭去了京奉鉄路總稽查的職務，另外担任了廣東鹽務上的差使。因此，她們一家第一次地到了她們南國的故鄉，可是她在波山村僅僅只勅留了一星期光景，旁的時候就在廣州度她的東山培道女校的學校生活。

十六歲又來生長地的上海了，住在東有恆路朱家木橋德裕里，本來打算進務本女校，但是爲了不能說上海話，所以雖然報名，並沒有進學，閒在家裏自修功課。

同時，中國的初期電影也漸漸地熱鬧起來，在那個時候慢慢地散放出他們的燦爛之花來，各影片公司的紛紛設立，就是一個很好的象徵，中華電影學校也就在這時設立的，由嚴獨鶴等先生担任教授。「胡瑞華」姑娘就是中華電影學校的學生，可是她却把「瑞華」二字改爲一個「蝶」字了。

中華電影學校的畢業，給她一個很好的抬頭的機會，她深得了陸潔先生的讚美，初次漏臉于「戰功」，由于「戰功」演出後的成績突然，於是和黎明暉女士同時加入了大中華百合公司。

友聯公司也很想利用她了，第一次地大胆地給她「秋扇怨」中作爲主角，這本是嘗試性質的，誰料「秋扇怨」的演出成績更比「戰功」加上一倍，這給公司當局和「胡蝶」小姐本人都得了意外的滿足。

十八歲的那年，是胡小姐進電影界的第二個年頭。她經邵醉翁君的嘗識和再三聘請。便離開了友聯加入了天一的陣綫了。當時主演的片子計有「夫妻之秘密」「白蛇傳」「梁山伯祝英台」等六部片子，都因爲導演的不學手術，故這幾部片子都引不起觀衆以多大的注意。但另一方面，「胡蝶」小姐却成了影迷頌拜的中心人物。

天一合同期滿，她便進了明星影片公司，明星的第一次作品是「白雲塔」。在這幾年當中，明星之有現在地位，胡蝶小姐的功勞是不可一筆抹煞去的。她在明星一共已有六十幾部影片了。但在這六十幾部影片中，「自由之花」和「姊妹花」是她的得意作，也可說是她的代表作。

在明星的悠長的歷史中，她總是以活躍的精神來工作，——每天抱着一顆愉快的心。

她的家庭是一個中世紀型的，她的父親已是一個五十六歲的老年人了。名叫「少貢」，母親呂氏，五十五歲的慈祥的婦人，不幸一個哥哥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了，還有三個弟弟，一個妹妹，都是庶母養的，一二八事前，她們是住在北四川路餘慶坊八十二號的，一二八事發，因北四川路一帶受着日本帝國主義之無理殘踏，搬到了巨籟達路古拔路口光華里十三號。直到現在又搬至亨利路永利邨。

關于胡小姐的履歷在以上約略的說了些，現在我再來說些關於她的電影藝術方面的話：

蝶姐兒對着她的潘郎說：明天我要到莫斯科去了。

在我們檢討着「胡蝶」小姐過去百數十部片子的時候，立刻我們就會感到：與現在她的「自由之花」，「姊妹花」近作比較，她是進步到了很大的過程，確實，經驗究竟是一件寶貴的產物，努力也究竟是成功的把握，這幾年來，我們可以看到胡蝶對于她的事業的熱誠畢竟使她獲得了從前所未見的才能。」——這點，胡蝶小姐自己是感到勝利的了。

但是，我們要提到的「藝術與生活」是有着密切關係的，演員的演藝更是受着她的物質生活而決定。胡蝶小姐在這點是失敗了，她的生活圈子決定了她的個性。她的生活使她演「交際社會的少奶奶和姨太太型」的角色來得那麽維妙維肖，體貼入微，對于那一羣下層職業女性的角色却很難勝任了。

照目前的情形說：胡蝶小姐的這一型個性在無形之中會必然地淘汰。——無情的歷史會來給一個證明。

末了，我所希望于胡蝶小姐的：藝術的要給人以眞實感，首先自己要從各種不同的實生活中去體驗。同時「生活的學習固然需要，但更重要的却是生活的實踐。」

不知胡蝶小姐個人以爲怎樣？

★ ★ ★

生活風景線

徐來

說起『生活』，我就想起了少時候在學校的生活，雖在那裏度過的年數不多，但是我終感覺到是快樂，甜蜜的。後來我加入了黎先生的『中華歌舞專修學校』，隨着他們一同到南洋羣島，新加坡，蘇門答臘等地方去表演，那時候的生活我也感到快樂。在北平時候，我便漸漸地感到痛苦了，同時我也懂得：做人確是難極了。因爲那時我們社裏一點也沒有收入，由我一個人要來處理二十幾個社員的住食問題，這怎麼不使我感到困難呢？而況我又是一個弱女子。

早晨起來，呼吸新鮮空氣。

所以，在北平我把我的孩子氣和每天微笑的面孔都改了。一直到了現在，『生活』纔給我安適些。但是我相信這安適是暫時的，在稍爲快樂幾天的時候，偏偏不幸的事件又發生了。就是我頂親愛的母親離我和姊姊長逝了，我怎麼會不痛哭呢？但單單痛哭是無用的，她死終歸是死了啊！剛剛過了三七，公司裏有通知單，說是到外埠拍外景去，我只好硬着心腸跟他們一道去。等拍好外景歸來的第二天，阮玲玉女士呑了安神藥片也死了。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我的腦裏有着一種極度的刺激：『原來一個有了頂高地位的藝人，她的結局就是這樣！對于我自己，也眞不高興再幹電影下去了。』因爲我和阮女士在生時是蠻要好的朋友，所以當天我到萬國殯殮館去憑吊她，我見了她的遺容，我眞要哭出來了，心裏一陣酸，眼淚不自禁地跌下來。

大概是那幾天過分吃力的緣故，第二天一早我便患病了，睡在床上，一步也不能走。黎先生很是爲我急，立刻請醫生來，醫生說：『這是「白喉症」，很危險，有傳染性的，最好進醫院醫治。』我聽了這話，心裏更加着急，叫我進醫院醫治，我是成願死的，無論如何我過不慣那樣寂寞的日子。好在黎先生，姊姊他們都不放心給我進醫院，他們都自己十分小心地看護我。病中，我苦痛極了，白天有他們伴着倒不知不覺地過去很快，晚上可不同了。尤其是當深夜他們去化一化眼的辰光，我更難受，慢慢地看天發亮，太陽鑽出來。

因爲我患的是「白喉症」，是不能說話和咳嗽的。有時我要說話，但是說不出來，而是啞啞的代表，他們不懂我的意思，我眞光火之極。

那時我有一件担心的事，就是公司中的『落花時節』全部已經拍完，只差我的一場戲就要公演了。佈景搭好也有一個多月。如果我不去拍，那戲也一直躭擱下去。而況我公司中已告了三星期的假哩！在病中我眞是爲着這樁事情着急異常。

二十幾天的病中生活過去得很快，終於我的「白喉症」也一天天地好了。等到完全好了的一天，我就到公司裏去拍竣了這個「落花時節」的鏡頭。

隨後，因爲我的身體還須修養時期，所以我就到抗州去住上四天。在杭州我住的是西湖飯店，不知怎麼我到了杭州的第一天，他們都像曉得我來一樣的，有許多人來訪，大半是中學校裏的學生子，他們都很好白相，叫我給一張簽名照相給他們，女學生也很多，都拿着照相機來請我拍照。我都不推却，因爲他們的心田是非常純潔的。至於那般照相店裏利用我的人，都給我回頭了。

徐來說：「女人是不是花瓶？」

杭州的空氣比上海好，尤其是春天，一切的花，草，葉都發出牠的嫩芽來了，風也像比上海暖，西湖邊更是增多着遊人。可惜我只住了四天，有了些事情便離開了杭州到南京去了；在南京住了好多日，把一切雜事料理完畢之後，就回上海來了。

現在我就說些關於上海的生活吧：這幾日我別的地方都不去，跳舞場裏已有二三個月不去了，只有前天晚上去過一次。每天終是在家，開着沒有事做，看看書報，讀讀書册，但是我現在已養成了一個習慣，這大概是我患了白喉症後的身體虛弱的緣故吧：就是每天下午總要睡一回中覺。不睡是不成了。好在公司裏這幾天我的戲都拍完了。外面也不常去看影戲，即使去一次或者二次，我總是帶着小鳳和珊梅（我們的女傭人）一道去的。

珊梅是識得字的，小鳳的字就是珊梅告她的，去年小鳳已經識得一百多個字了，但是一到今年停了幾天，她又把識得的一百多個字忘去了一半。這樣倒使我做母親的省去了一件重大的責任，還有她和珊梅每天總在兆豐公園白相，這也使我清爽了許多。

說到這裏，我不免又要說出關於我們的電話故事了。我們的電話號碼是二萬多號，電話簿上既沒有我的名字，又沒有黎先生的名字，但是那些打電話來不認識的先生們，他們不知是從甚麼地方打聽來的？這眞是一個奇怪的『謎』。當我每次接到叫「徐來一聽電話的時候，我總要問過究竟，『對方是啥人家？』對方不肯說出是啥人家？，只是說，『你是不是徐來』？……我曉得他是打棚的時候，我就把電話掛斷。有一次有一個女人聲音打電話來，他首先用着十分尖利的聲音說：

『你們是黎家嗎？……黎錦暉在家嗎？』

這口音像長輩囑咐下輩還神氣一倍。剛巧這個電話是由我接的，我聽了這利害的口音就問：

『你們啥人家？喊黎錦暉先生聽電話阿有啥事體？』

『你去喊了就得了，休管啥事體？』對方聲勢凶凶的答。我就去喊了黎先生來聽電話，黎先生問：

『你們那裏？』

對方依然很利害的答：

『你黎錦暉嗎？我們是虹口××路××里×號姓黃的，馬上叫徐來寄一張簽名照片帶來，曉得嗎？』

這一來，我們每個人都哈哈笑了。原來那個姓黃的女人是來討照片的，哈哈，眞是我們的一隻電話怪事多得很哩！

我的生活說到這裏，就算是告了一個段落吧！

燕燕漫筆

陳燕燕

（一）北國

第一，我來說些關于我在北國的童年時代吧！

北平是我的故鄉，六年前，我還是十分道地的鄉姑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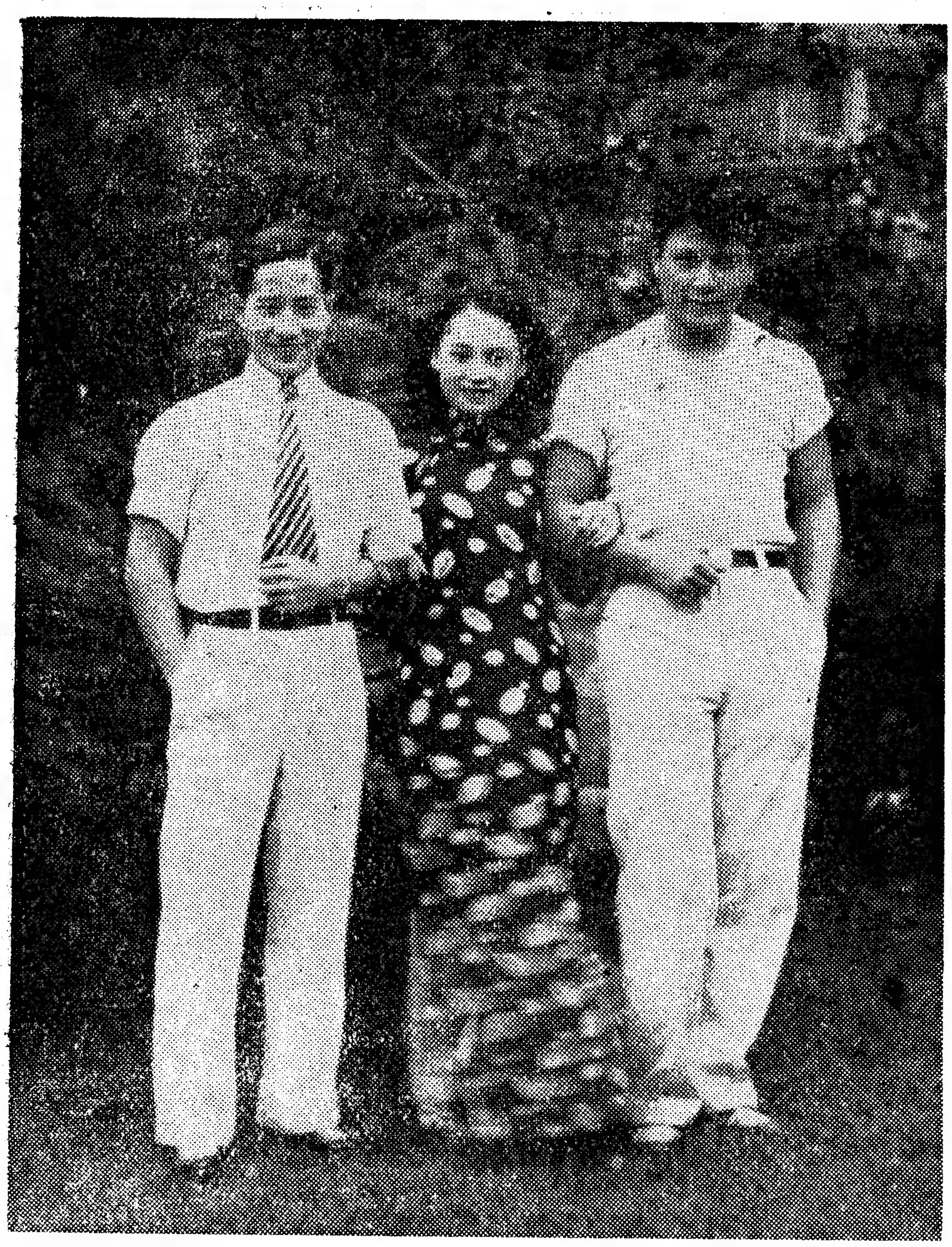
父親，母親都十分愛我，視我如掌上明珠一般，因爲我沒有兄弟和姊妹的，所以，我的童年時代，換句話說，也可算是比糖更甜一般的環境裏過去的。

六歲起，我就給送進一個小學校裏讀書了，我還記得那個學校的名字叫聖心中學附小吧！

學校生活我過了七個長年，幸福地，一直到進了中學，那時我已十三歲了。在暑假裏，父親便給我息學了，使我快樂的學校生活也在那年起告了一個結束。

在後來的幾年光陰裏，這完全是我個人的自修時期了，每天一個人在家裏，雖然父親也會替我請了個做過秀才的國文先生，但是，他所教我的都是我所不歡喜讀的。

那末童年時代就在這樣的情况下結束了。



張翼　陳燕燕　黃紹芬

第二，我就要來說我的對于電影時期了。

誰都知道，我的加入電影界歷史很淺，然而，我對于電影的愛好，却是很早就養成了的，——那時，我家自己正開着中央大戲院，自然我是常常跑去看電影的，因爲接觸的機會較多，我是深深地被迷住了。

有時候，我的迷發作了，我就跑到父親面前，要求他老人家給我設法進電影界，但是他老人家總是以爲拍影戲的是不正當的，不答應我。

光陰很快，轉瞬間我已到了十七歲的春天了，民新影片公司就到北平來拍「故都春夢」的外景，那時紹芬，黎民偉先生他們却巧遇在我家所開的「東安飯店」，於是，我得到這樣好的一個機會，想上銀幕的一顆心更加活躍起來。

有一天的黃昏時候，我見他們拍了外景歸來，便預先獨自偷偷地跑去找了一次黎民偉先生，當時，黎先生見我既不是一個十分蠢笨的人，就給了我一個十分滿意的答覆。

第二天，我就進一步的向父親去要求，但父親聽了我的話，臉兒立刻沉下了，並且還嚴聲的說：「燕！你得知道，做父母的總是愛他的子女的，假定你一定要向那樣的路上去墮落，你就莫怪你父親無情吧！」

我聽了，眞是想哭出來，後來，民新攝影隊要離平南下了。我因爲一時情感激動了，我就任性地跟他們一塊兒跳

上了火車。

(二) 江南

我到江南的上海後，不到四個月光景，父親就染疾逝世了，臨死的時候，據母親說：他也還記念着不孝的我，「燕！燕！的喊着。」天呵！我將怎樣對得住父親呢？

這時候，我就配演了二部片子，一部是「戀愛與義務」還有一部是「故都春夢」。

後來，公司中給我的機會更多了。第一次的主演便是「南國之春」。同時「南國之春」也是我比較滿意的作品。

到現在算起來，我已拍過了廿幾部的影戲了。最近我又在拍一部「寒江落雁」，據說，這一個劇本是爲我的個性而特編的。

我的對于電影時期，也在這兒告一個段落。

小燕在草上像鳥般的姿勢

(三) 生活

第三，就要說我的日常生活方面了：

我的生活很平常，看書，拍球！……至於我的嗜好呢，也許熟悉的讀者們都知道，第一，養狗，在前年的秋天，我一共養着三頭哩，但不久之前，一頭長得頂英俊的大洋狗，害病死了，爲了這，我不知曾流過多少次淚呵：

其次，養鳥，不過，鳥這種動物，最難服待，一天失食，牠就會餓死，而像我們這樣的生活，是漂泊無定的，或許今日在這裏，明日被派遼遠的地方工作，也未可知。所以我現在已不去養牠，費了許多心血，結果仍是落一場大空，又何苦呢，是吧。

騎馬，是我頂喜歡的玩意兒，可是從拍攝「續故都春夢」時，跌了一次馬後，我對于騎馬這玩意兒也有些寒心。

此外，說到看電影了，這倒是成了我的習慣一樣的了。不管是德國烏發公司的，美國米高梅的，好萊塢的，中國的，有聲片或者無聲片，總是我所不厭氣的。

我頂愛的外國女星當中，珍妮蓋諾是第一，她的成熟的表演，她的天生的歌喉，都使我對她發生可愛的地方。男星華雷斯皮萊和保羅茂尼是曾經在我的易忘的腦海中，留下過比較深刻的印像。

這裏，我的日常生活也要告一個小段落了。

燕燕開無線電

我喜歡玩這玩意兒。

我上去誰比我高？

黎莉莉在河旁玩水。

波兒不但會拿筆，並且還拿起耙來了！

在陳波兒的後頭就是光明。

「陳波兒，你的鳥籠被誰掛在這兒？

挺起胸口朝向上。

望着香港的城市！

黎灼灼的四個不同姿態

出於一九三五年六月的線上

胡萍

胡萍像花一般的香

胡萍

在公園中

業餘雜記

胡萍

（一）

近因數年前的老友克倫來信。其中有一段這麼寫着；『我自從失學後便流落到×地，現今已是四年了。在這四年中，我沒有一刻不是在痛苦的環境裏掙扎着。我忍受了一切人們的欺侮，也忍受了一切冷酷的抨擊和責駡，祇要是一切青年所能忍受的，我都把牠當作良藥似的忍受了。起初，我以爲有了這種忍受的耐性，至少在處世的哲學上我是可以自傲了。但是後來，我的理想一碰到了現實，便立卽粉碎！當我沉默讓步的時候，人們對於我的欺凌，則更加無所不用其極，這不得不使我深深地感到，處世的難？』

讀完這段信，引起了我的感想，於是也就卽刻寫了下面的一段給她：

『老友！如果忍受可以戰勝一切，那末，那些作爲侵略工具的大炮，毒瓦斯，機關槍等等就等於垃圾桶裏的垃圾一樣的無用了。你說是不是？

中國人老以爲：人進我退，最後的勝利必定是我的。這種禮讓的精神，固屬是大國民的氣概，然而，這種哲學正如你所說的一樣：『一碰到現實立卽就粉碎』。

朋友，阿Q式的反抗，要想從精神上得到勝利，我始終是以爲決不可取的！此刻的事實，已經證明，對于欺負你的人讓步是沒有用的，人們給你一拳，你也無妨回他一脚！

（二）

一天，我在一條清靜的馬路上走着，忽然一陣沉重的脚步聲從我的背後傳來，轉臉一看，原來是個氣喘喘的黃包車夫拉着車子跑來，車上正坐一位中年婦人。

這時太陽正在中天，射出激烈的光芒。走路固然很熱，然而坐在車上的太太，穿着薄如蟬翼的紗衫，手兒還托着一把洋傘，這樣，我以爲她已够舒服了，可是她却很粗暴地催着車夫：

『快些拉呀！熱煞哉！』

『熱煞哉！熱煞哉！儂熱，阿拉勿熱嗎？儂看！』黃包車夫一個勁兒地轉過臉去，讓那婦人看他的額上正淌着黃豆大一粒粒的汗珠。

『猪玀！啥人要看儂這副髒面孔，儂拉黃包車做啥事體格？儂阿要銅鈿呀！』那女人顯然生氣了。

黃包車夫似乎知道這不是好路道，索性地沉默了。我以爲他們可以平安無事，黃包車夫當然會安份地拉着車跑到那女人所要到的地方。可是出乎意料地，卜通一聲，黃包車夫把車子放下了：

『不拉哉，跑這許多路，把我一百錢好了。』

『不拉拉倒，！』女人氣極了，跳

胡萍早上起來第一要看天晴不晴

下車來，把十個銅板擯了一地，叮叮噹噹地響。

那女人站在路邊，高着嗓子嚷：

『黃包車！黃包車！』

叫了半天還不見一部黃包車的影子，她氣得在那兒蹬脚。

這齣喜劇看到這裏，我便又踱着步兒走，當我走得很遠時，還聽見那女人的聲音：

『黃包車！黃包車！』

趁着公司裏的汽車上攝影塲去

（三）

世間的事物，沒有絕對的是，也沒有絕對的非。某事物被人認爲是者，其中未必完全是對的；同樣的，某事物被人認爲非者，其中也未見得完全是錯誤的。是是非非，非非是是，本來就不是絕對地存在於宇宙之間。

五月不會下雪，這是誰也不能加以否認吧，然而，昨閱報載：

『巴黎十九日國民社電，巴黎今日下雪，此實九百六十年來之創聞。巴黎市民每屆五月，喜在咖啡館之前當陽而坐，今見巴黎市街彌望皆白，幾不能不有今昔之感，即科學家亦未能明其理由：：』（五月廿一日申報）

誰相信五月會下雪呢？然而在巴黎卻偏偏要下雪，而且，還下得『即科學家亦未能明其理由』呢。這還不夠證明世間之事物的是非，沒有絕對的麼？

（四）

最近，有一位從香港來的朋友來看我。他說：『在船上，因爲感到失業的痛苦，很想跳海自殺！但，想了一回，覺得遺書很難寫，於是作罷，』至於這遺書難寫的原因，是他沒有財產，除了身上一套舊西裝外，便是一個孤零零的人。所以，遺書要寫給誰呢？要寫些什麼呢？

這些話，雖近乎幽默，然而，也夠表現出他內心所隱藏着深深的悲哀。

（五）

忘記在那一本雜誌上看見過，說是某地有尼姑出租代人生子的事。

出租的期限是三個月或半年，如果在這期限中能懷孕的話，那末尼姑可以得到相當的代價：幾十元或百餘元。要是不懷孕，只須給幾塊錢就可叫她立刻滾蛋！

這新聞，粗粗一看，固然覺得希奇，甚而至於加以否定，但一經分析，卻是一件很可能的事。在這動亂的現狀下凡人都必遭殃，尼姑不是神仙，當然逃不了『遭殃』的圈子。不過，我很替吃齋念佛者担心，要是社會這樣地貧乏之下去，那時『尼姑庵』這三個字，也許會換上別的字眼兒。甚至於由『南無阿彌陀佛』而念成『難無阿妹多夭』了。

由此，更使我們相信，社會下層建築的經濟基礎，很有力量地影響社會的諸意識形態，假若尼姑的經濟生活很豐裕，那末她們可以很安心地念佛，當然不會給人租去生孩子了。

南國的夏天

黎明暉

(一)我與南國

諸君大概都曉得的吧！我一生的所在地，南國要推爲最長久的了。這也許是因爲我的生活環境所致使的吧。但是，無論如何我的對南國也感到最有趣味，最有懷念的思惟。因爲南國是曾經給了我一個頂深刻的印象的。

南國就因爲給予我深刻的印象，所以我的生命史上南國也是最不可忘的一頁。

我的生長地，是南國附近的一個鄉村，我的初次到南國是很少很少時候，對于那時南國一切的畫面，到現在都已忘了，但我的腦裏還輕輕地記得：是詩意的，美麗的，夢幻的。第二次的重臨南國，已是稍懂事的了。可是那次的南國略有換了樣。

等到我們的歌舞團到南國去表演的時候，這時候的南國受着帝國主義文化，經濟的影響，把一個美麗的，詩意的，夢幻的南國，成爲繁華的，興盛的城市了。天啊！這時我們是多麼底喜悅呵！——這麼高大的樓屋，寬闊的街道，酒樓和舞台，都可夠我們使用了。

然而，失望總有一天會來的，當我在南國住了長久，把帝國主義一切醜惡的假面具給我顯明地拆穿出來而次殖民地的生活鉄般地擺在我的面前的時候，我立刻明白：我從前的想頭是錯誤的了。

南國對于我在這個時候開始憎惡起來。但牠的晴朗的空氣，炎熱的太陽有時往往地會在我的夢中發現。

(二)憶起某個夏天

大概是幾年前的事件吧！我還居留在南國的城市當中，生活是那麼地散漫，沒有秩序，我們的歌舞團是早已到別處去了，只有我一個人留着，每天生活的過去，怪寂寞地。眞偌得人討厭海樣深的寂寞。有一日，我心機一動，就想出一個好法兒來了，這是什麼好法兒呢：——我找着了一個很好消遣的地方，那兒是有許多我們的伙伴，有許多典型美的人類和許多活躍的新的姿態。——海濱浴場。

本來，南國的氣候是極熱的，牠沒有季節的調換，沒有色彩的流行。但一到了夏天，無形中牠是會把熱水錶的度數提高的。氣候也隨着別的地方一樣地熱了起來。

在這樣熱的地方生活下去，有時我會感到透不過氣來的，所以，這塊海濱浴場給我發現了，我是比別的事高興還高興的。

每天，黃昏時候我就一個人地到那兒去，沉遊了許多時候，再獨個兒地回來。

有一夜，那個著綠色游泳衣的姑娘，時常和我會面，像煞很面善似的？她對我看看，我也向她看看，可是沒有進到說話的地步。不久，她却先開口了：

『你是明暉嗎？』

長脚鹿用着他的響亮的喉音歌唱了。

『是的，你是……』我也帶着懷疑似的口吻問。

『我是英佩你曉得嗎？』

於是我的腦中想起了一個暖和的公園裏她的影子。

『英佩嗎？啊！我們今天的機會眞好，會在不曉得的當中碰面，你好嗎？』

『好，你呢？』她答也問。

『我也馬馬虎虎地過去。』

由於那一日後；她和我每天都碰面，碰面的地點是在海濱浴場，彷彿我們是約好了的。我們由一個普通的朋友而成了密切的友誼，伙伴。那是多麼的欣喜呵！

這一年夏天過了後，在初秋的落葉中，我傷感地離開了我的密友，我的伙伴，我的南國。——某個南國的夏天啊！

「阿陸」！你看我的姿勢怎麼樣？

(三)今年的夏天

今年的夏天，我接到了南國一個朋友的來信。他信中說：「一月前，一個很好的英佩她離開這個人間了，她爲什麼離開這個人間呢。據說是患了急性猩紅熱……」我接到了這封信，我立刻把四肢麻木起來了；心裏想：我的密友，我的伙伴，我們永遠是別了呵！——眼淚就不自禁地掉下來。

我總有幾天不高興了。

有一夜，我又做起南國的海濱夢！夢見我們很愉快底在海濱浴場，英佩仍舊穿着一件慣穿的綠色游泳衣，臉上常露着笑容，我從水面上鑽下去玩她的脚，她一不小心，就樸痛一聲的掉倒水裏去了。我就哈哈笑起來。等她划上水面，她已帶着怒容似的笑着說：

『這麼壞，我給你吃了二口水啦！』

「哈，哈，哈」我笑着。

我的夢就在這時候醒了。我細嚼夢中情景，我又大哭一場。由喉中喊出低低的太息：

「今年的夏天呵，今年的夏天呵；」

兩夫妻甜心密意的打算坐汽車上……

(四)一條尾巴

南國現在也到了夏天，可是牠的一切是不是與當年我在時的一樣？是不是帝國主義的壓迫到了尖端？是不是次殖民地的奴隸生活還依然地繼續着？——這些，我不知道，然而，我很懂得的，南國的人民是陷在水深火熱之中。

在夏天，熱的氣候和熱的太陽下，一般人們都很活躍了，但在他們的活躍之中是藏着一種不可告人的痛苦。

我也憶起往年詩意的，美麗的，夢幻的南國的夏天，我的心裏也藏着一種不可告人的痛苦。

明暉　五月十二日

本刊投稿簡章

一、本刊最歡迎外來之稿

二、來稿一經刊登，文字每千字酬金二至五元，照片每張酬金一元至三元。

三、來稿非經特別申明，並附相當郵資概不退還。

四、來稿須附地址，以便通信，及寄奉稿費。

五、編者對來稿有修改權，不願者須聲明在先。

六、來稿選寄上海白克路珊家園四號電影生活編輯部收。

本刊廣告價目

地位	底封面之外面	正封面之裏面	底封面之裏面	正文前後
全面	七十五元	六十八元	六十五元	四十元
半面	四十元	三十六元	三十四元	二十四元
四分之一				十六元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證審字一七三七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五日出版

電影生活 六月號

△每冊二角

編者 何佐明 夏明義

出版者 電影圖書出版社 上海白克路珊家園四號

總代售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九五一四一

廣州總經售 上海雜誌公司支店 永漢北路二三九號 電話一一七四五號

Coordinated by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www.mediahistoryproject.org

in collaboration with Belinda Q. He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the Department of Film and Med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Oklahoma, Ning Li and the School of Arts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 Zippo and the
Department of Directing, Beijing Film Academy

Sponsored by the ACLS Digital Extension Grant, "Globalizing
and Enhancing the Media History Digital Library" (2020-2021)